

嘉慶寧國府志

寧國府志卷三十六

雜志

紀聞

後漢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吏民不寧李南特
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將卽罪而君反相賀耶
南曰且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
景晏以爲無徵至脯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衙問其遲
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旒馬踣足是以不得速稜乃

服焉

後漢書
李南傳

孫吳寶鼎元年丹陽宣寧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

之掘堂上作一池實水中植入池游戲二日延頸外望伺戶

少開便轉輪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唐陸勳集異志

諸葛恪爲丹陽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
恪令伸之引去故地卽死參佐問其故恪曰此事在白澤圖
曰兩山之間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入名曰候囊引去

故地則死

太平廣記

晉武帝時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採茗遇一毛人長丈餘引

精至山下示以菜茗而去俄而復還乃探懷中橘以遺精精

怖負茗而歸

陸羽茶經乾隆志作漢孝武時人今改正

郭璞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

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鼯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

晉書郭璞傳

宣城太守殷祐有病韓友策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鳥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鳥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

乃遷石頭督護

晉書韓友傳

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束裝夜去曰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其夜洪歎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自經林中

晉書韓友傳

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遂去時人爲之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乾隆府志

按此語本任勸進賢記當時誤不爲記

蕭梁天監元年蕭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

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探固求得之其書多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探

甚秘之

梁書本傳

唐開元末宣州司戶卒引見城隍神殿宇崇峻侍衛嚴肅神問生平行事司戶自陳無罪神曰然當令君去君頗識否吾即晉宣城內史桓彝爲此土神主郡耳司戶既蘇言之

紀聞

開元中太原武勝之爲宣州司士知靜江見雷公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以石投之鏘然作金聲雷公飛去往視得

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

乾隆府志

宣城郡民劉成李暉驚魚鱗吳越間天寶十三年自新安江

往丹陽郡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天暮泊舟時暉往浦岸
村舍獨成在江上忽聞舫中有聲見一大魚振鬣搖首呼阿
彌陀佛群魚俱躍呼佛聲動地登舫投魚江中有頃暉至成
具以告暉怒曰豎子安得妖妄乎成質衣酬其直餘百錢易
荻草十餘束於岸明日遷入舫中重不可舉視之得緡十五

干題云償汝魚直

太平廣記

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居近山見一鬼引虎逐已謂父母云鬼
引虎來我必死聞人被虎食其鬼爲偃若虎使來則引來村
中設筵可得也數日死於虎久之謂父云身已爲偃明日引
虎來西偏宜速脩筵父乃與村中人作筵筵成果得虎焉

乾

府志

韋溫爲宣州病瘡於首託後事於嬖曰予二十九爲校書郎
夢渡澹水中流二吏齋牒相召吏言須萬日令來今正萬日
予豈免乎累日而卒

同上

曲江池本秦時豐洲唐開元年疏鑿爲勝境南卽紫雲樓芙蓉苑西卽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煙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卽錫宴臣僚會於山亭賜太常教坊樂池備綵舟惟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學士登焉傾動皇州以爲盛觀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盛開同省閣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數人坐於水

濱裴與朝士憇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自若指諸人笑語
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喈郎
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
喈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同座亦皆奔散
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
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後
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廻爲樞近曰喈郎不敢新授中書門

下平章矣

唐杜荀鶴
松意雜記

黃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群籍著華心三
十卷年十六及第張讀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

又同佐鄭薰少師宣州幕二人嘗列題於西明寺東廊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祿讀位至禮

部侍郎

唐王保
定據言

貞元元年正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及曉不復食食輒嘔吐惟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消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霧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題頭賴咤天王小女爲泄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咤王姓韋名寬第大

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
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游世間等索至此前所見僧打腰
上欲女吐瀉臟中穢惡俗氣乃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
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群角婢名金簪鳳樓其
前生一子名遙見并依然相識昨來之日於金橋上與兒別
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
自勝如此五六日病卧叙先世事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
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參謝卽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
人間久蒙存恤相愧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
仙者悉憑之叙言各變其語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諧戲一如

平人每來卽香氣滿室一日妙女吟唱空中忽有片雲如席
俄而雲中有笙聲調清鐸舉家仰聽妙女呼大郎唱其聲
轉厲妙女謳歌神色白若曲名桑柳條旬餘忽言織女欲嫁
須往看之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
便作鳳樓姿容繡作巧妙疾倍常時久之言廻卽復本態有
時言西方飲去廻卽吐酒醉卧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
一魂遊看去是夕娘子等并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一一皆
同一日向空中辭別漸無言語遂漸飲食不知後復如何

錄

顧非熊
妙女傳

史鳳宣城妓待客差等甚異者有迷香洞神雞枕鎖蓮燈次

則交紅被傳香枕八分羊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

致語曰請公夢中來焉番盤錢三十萬至迷香洞題九迷詩

於照春屏而歸

常新錄

會昌中石旻遊宛陵雷氏時其家網一巨魚以雷卧未起天

暑明日魚敗將棄去旻曰有藥可令活投葯一粒魚口中俄

而鱗尾皆動鮮潤如故

乾隆府志

宣宗小字風光嘗與黃檗禪師偕隱於水西一日邑令入山

志不在道風光坐而不起邑令怒責之令收禁先是禁長夢

黃龍以爪障禁戶思必貴人至明晨見偉然一僧手撐禁戶

不肯入禁長跪而呼祝光止之乃書一扇

詩內有朝延若問江南事報道風光

在水西之句

令至京賣之口稱看錢一千禁長如所囑有司見而

恭迎太子入朝值武宗將崩光卽位號宣宗

涇縣志

按水西寺碑爲唐宣宗見輿地紀勝考王象之碑記爲南唐時所立則宣宗遊水西事訛傳已久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中馬載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示之棠驚愕敗緘乃知載潛遣一介卹其家矣

撫言

李遇節度宣州軍政委大將朱從本本家廐中畜一猴閤人夜起秣馬見有物如驢墨而毛手足皆人據地食猴明年族

誅宣城故老云郡中嘗產此怪每軍城有變出於街中滿城

皆臭巡夜者見之不敢過旬月禍及矣

乾隆府志

龍紀中田頔執宣歙觀察使趙錙楊行密入宣州朱全忠與
錙有舊遣使求錙行密斬錙首遣之錙額上常有肉隱起及
其死破額得珠識者曰人珠也既死不可復用

十國春秋

田頔圍常州使宣州偏將李友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旂甲兵
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圍稜而出

同上

宣州軍士失其姓名徐知證鎮宣州時軍上有夫婦二人一
日夫自外歸索水沐浴易新衣坐繩床上冥然而逝妻見之
大驚曰君死耶於是亦沐浴更衣與夫對坐而卒知證異之

并塚葬焉

十國春秋拾遺

盧延貴者爲宣州安仁場官赴職中途阻風泊大江次數日因登岸閒步不覺行遠遠望大樹下若有屋室稍近見室一物若人若獸見人卽行起而來延貴懼却而走此物連呼無懼吾乃人也卽往就之狀貌奇偉裸袒而通身有毛長數寸自言商賈頃歲泛舟至此遇風舉家沒溺而身獨得就岸數日食草根飲澗水因得不死歲餘身乃生毛自爾乃不飲不食自傷孤獨無復世念結廬於此已十餘年因問獨居於此得毋虎豹之害乎荅曰吾以能騰空上下虎豹無柰何也恒患身不能速乾得數尺布爲巾乃佳也又得小刀掘藥物益

善君能致之邪延貴延之至船固不肯乃送巾與刀而去罷

任復等之遂迷失路後無有遇之者

同上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歲夢人告云君當爲涇州刺史旣而爲宣州涇縣令考滿復夢其人告云宣州諸縣官人來春皆替而君官誥不到邢甚惡之至明年春罷歸有薦邢爲水部員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復請二十餘日竟未拜而卒

同上

宣城監鐵判官彭某病數月恍忽不樂每出外廳輒見徘徊樂工數十人身長數寸金石并奏朱紫炫目某視之或時欣

笑或時憤懣然無如之何他人不見也病愈亦不復見

同上

秦祿知宣州州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圍其家民富族也

迎擊之巡檢初無他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盜言諸縣縣
以事委尉尉輕騎往曰聞汝家獲盜幸與共之民大喜以付
尉而與其子及孫三人遂趨郡祿釋巡檢以下執三人麻縵
纏體各杖之百并死祿兄據相位無敢言者通判李季懼丐
致仕去明年祿卒於郡又明年楊原爲守白日見數人驅一
囚紐械於階下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不知事由欲審候
不見吏曰此必秦待制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
趣書吏抄竟置真錢十萬同焚之

乾隆府志

楊合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婢
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宜州戰烏山

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壤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
臨有馴鳥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繚喪滿
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
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
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來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唐書列女傳

宋建炎四年四月賊戚方自廣德入境城中震恐知州李光得
衛士三百人授之方畧守禦屢捷然圍輒未解有來告曰日
來兵仗間神物出現變化無常公率僚屬往視皆龍形爪鬣
畢具光彩奪目尾角則或見或隱忽有一巨者躍上光衣升
至肩肘若以意語賊兵等鯁遁去時大將巨師古來援光宴

次語及巨手額曰此三聖也長賀息次遊奕三金甲并爲真君廟食邊陲現則我勝其形見者是已廼勸公立祠祀之祠

在天慶觀左

乾隆府志

咸通末推官李咸用著有披沙集家郡西以終敬亭有推官冢入宋而太常少卿含章遷族玉山少卿以下有虞部孝先以逮台州公兼咸玉山產也陸游序推官詩清新驚邁虞部詩規致宏遠台州蓋淵源二祖能不愧者又言李氏自推官八九世詩人不絕以時有少卿者振起之推官屬隴西爲台州公兼之八代祖傳其先世之遺集則台州大有造於隴西而前後交相重者也

宣城事

婺源古田村汪氏僕三十五正耘田忽僂仆昇歸舍尙有微
息不敢殮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見十人遙自西來皆
道服賞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捧著地上加毆擊驅令負擔
行至縣五侯廟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導引官傳旨問來
何所需答曰行瘟冠帶者入復出口侯不許廼令亟去其人
猶遷延俄聞廟中呼怒聲遂去入獄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過
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復遭叱逐出徽州徧走三廟皆
不許十人皆慘沮不樂迺遷至宣州入一大祠纔及門數人
迎大喜許諾仍救急足徧所屬土地以一鬼爲導自北門詣
卽家始旣至以所賞物藏篋下運大木塞柵於外若今營壘

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椎其胸卽仆地次遇
婢僕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仆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
南火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彀弩射之卽滅又
二日復報營外火光燭天旣登陴則火已熾焚其柵立盡各
遂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等故道以歸乃活里人汪慶新調
廣德軍僉判訪其事孟氏乃醫者七月間合門大疫自二子
始婢妾二人招村巫二人治之乃作法巫自得病去歸家死
孟氏集一城巫師并力禳禱始愈是歲浙西疫禍不勝計獨
江東無事

夷堅志

馬遵謫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至於餞饋絕

江遵於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榲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
所乘驄馬寄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絕鎖解
舟以水沃舳牙使之不鳴追曉舟去遠矣聖俞遂以詩寄之
可謂善於叙事者也三更醉下陵陽峰仙舟江上去無踪杖
牙鐵鎖漫橫絕榜濕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剝玉
榲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却顧舊埽病
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

隱居
詩話

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官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
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藝可取士隆愛之留之使不去一日
群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訴曰某不敢辭罪但恐

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憫而捨之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蓋謂此也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禿鶴禿鶴尙欲遠飛去何况鴛鴦羽翼長

隱居詩話

周紫芝字少隱讀書陵陽山妾骨殊異父覺目之曰是子骨相當貴然肩聳而好吟其終窮乎後宦果不顯有竹坡詩話行世秦檜嘗愛其詩云秋聲歸草木寒色上衣裘今郡志作到衣裘止更一字風韻迥別

施思山詩話

宣州覃童子方六歲能誦御注混元五千言聖濟經詩書語

孟滔滔無滯康某有贈覃童子序

乾隆府志

宛陵吳勝之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

有地名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
之入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
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
朱端常繼之者曰唐虞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第何
與我事鬼乃侮我耶

岳珂
程史

嘉定中韓沆字仲和仕提舉石岩字魯堅仕教諭并與寧川
吳晦之善沆工書法嘗手書晦之十絕自爲跋臨安羅相謂
吳詩韓字可謂詞翰俱美矣晦之有泊句溪懷仲和寄魯瞻
詩韓沒吳又有寄魯瞻詩云憶昔從游杖履中有山亭上醉
春風主人已作騎鯨客誰識當年兩病翁三人酬唱時人稱

藝林盛事

乾隆府志

嘉定丁丑吳潛舉第一先是王瞿軒請舉到省道建陽謁夢
蓋竹廟夢至王者居有五百人列坐而虛其四瞿軒至有呼
者曰官人位在此王就坐舉首見席端乃一僧王負氣怒其
左右曰此陳憐如尊者遂悟及延唱大魁乃潛云

同上

淳祐七年文公天祥守宣城日夜坐靜室神出泥丸玩弄久
之從元處入後青山趙文祭之云公在延平嘗爲我云昔守
宣城獨坐夜分瞻孤燈之相對忽隱几而欲冥覺神出於頂
間恍悠揚乎後前吾瞑目而待之以戲觀其周旋信異人之
異稟又何美乎飛仙

夷堅續志

塞口山有人家被雷火圍擊秤尺斗斛焚滅盡踰時天霽一

物貯於浴盆狀如龜殼周傍有鬚

乾隆府志

李濟善毀人且教有力者生訟忽病卧十餘日云爲張某所苦妻問張某何人曰舊巡檢也每三日一訊我筭必二十令身無完膚矣未幾嚼食其舌而死

同上

宣城東鄉仙女橋相傳谷麻村有麻氏及笄未聘父母并喪遺二幼弟嘆曰我去二孤將安託遂不嫁撫之長與納婦相與若姑婦淡然終身里人異之稱仙女嘗捐貲珥構橋溪上以便行者亦稱仙女橋

同上

趙子固到海鹽縣縣令梅黻宣城人黻到船謁趙趙飛棹去

梅佇立岸上嘆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與蔽篤

緇衣之好乃爾當是賢令也

見海鹽志

宣城符里鎮符助教治外科操心亡狀雖瘡痍小毒先以藥發之嘗入郡療疾將歸買果實坐肆中忽一黃衣卒至瞠目曰汝符助教耶示手內片紙兩字或三字疑所追人姓名符曰客到家否曰卽取汝急歸七日爲期遂不見及還鎮登岸黃衣人已立津步舉藤棒點其背卽大叫痛黃衣曰汝亦知痛耶點處隨手成疽號呼七晝夜死

乾隆府志

咸和元年十月辛卯宣城春穀縣山崩獲石鼎重二觔受斛

餘

見沈約宋書符瑞志

涇樵人於古井中得銅量識者謂漢時鑄納之府庫夜有光如火移置宣城元妙觀光乃息又有銅鐘泝流而上道流得之鐘有銘乃唐天寶深水香林觀物也其音特異後雷擊壞

同上

歙縣李生浪遊至寧國行倦值一笄女於茅岡桑林自言蔡承務家五十三姐遭嫡母逼逐得金銀數十兩隨身苟逃性命李慕其財色握手登途西留漢川開米舖七年生一男一女積數千緡忽有道人自稱何法師望見此女探袖中幅紙磨硃滿筆書符以水精珠照太陽取火焚拋門內女大叫卽喊李携兒歸經寧國境訪所謂蔡氏無有也

同上

福州林淳登科後夢至一第見道人衣冠高古延禮之曰君
異日仕宦宜以好生爲心若一言而能全活千萬命陰功非
淺淳諾之寤而憶其貌常若在側後以乾道間宰涇縣過朶
溪古廟見神像與夢中道人肖仰視脾額爲朶高廟見臺下
漁人網取朶魚千萬計發之以充獻納因追憶所夢請于判
府皇子魏王禁止之仍奏於朝以爲放生池從之夷堅志
祥符間湯院常有一白狗聞鐘卽至索食久之僧疑近地無
此因迹之及上流澄潭窺入水中轉巨石擊之須臾波翻水
湧白龍起自潭內夭矯蜿蜒騰空而去乾隆府志

石門在太平縣道泰鄉東西兩山對峙壁立千仞中界一河

河源自湯嶺群流競赴滙而成潭深不可測中有雙鯉出沒
無時能興雲雨或曰龍也有鱉大如蓋亦間隱現西麓吐石
唇直接河束長可半里許水伏流石下每花時月夕携飲石
上如泛舟然左巔有石狀類鷹外山大河口有巨石如獅青
紅白五色間錯成文備山水之勝

同上

宣城孫敬夫自脩從朱子遊時宣州正學衰息自脩獨卓然
自命每舉禮儒行飲食不滯居處不滯二語謂儒者之立立
於義理而已欲勝則義不立不滯不溥所以立義也

明徐啟東旭以訓導校河南鄉試舟次有同事者受託代爲輪
欸從容拒之其人不知止旭乃厲聲曰君不畏國法獨不畏

天地鬼神乎吾輩生平讀書無以報國今盡心所事亦可以
補萬一乃敢爾耶

戴儒爲荊州府同知致仕歸隱居宣之黃池別業搥履設介
歲歉乏食鄰家有桃實垂踰垣家人或欲取之戒曰寧可餓
死五品大夫不可妄取一桃失節

張士儀榮五歲授以書卽能了了夜聞雞聲呼其母曰小學
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鳴矣何不起毋笑曰爾纔讀
書便知其義耶曰便當行之豈徒知之而已

宣城有降乩者一日徐肇家乩書節婦詞一章且謂節婦係
爾所居村西北七十里人可問吳肅公徐以詢吳乃知吳有

妹苦節十餘年長齋紡績贖既歸之祖墓以葬舅姑一女既嫁遂斷炊積餓而死

吳良濟霖以布衣講學與白下焦太史竑甚契嘗語學者曰吾人任學一論中一語皆可終身由之莫能盡矣何泛涉爲宣城徐翁尙書元太之父也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撲責羞憤自免歸時元太與兄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撲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元太兄弟乃發憤下帷相繼登第元太謁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之鄉也私喜得報父怨漸行置酒親友畢集候翁出稱疾堅卧不起元太入跪問故且言此行與得報夙怨何

反不樂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爲小吏當日誠不爲無過但
直猶稍過當耳且緣渠撲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
指乃我恩人非仇也爾思報怨我是以病爾往當以我言開
心告之盡損夙嫌是我子也否則非我子也元太唯唯翁乃
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元太來甚恐郊迎盡禮元太首述
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二子皆成進士
登九列焉

杜寅和存性居貧不苟取每語人曰奕負勿悔著人窮勿失
信言雖俚而甚質

以上七條俱
江南通志

太平縣唐棣冲頂東山之腰有泉涓流時發光怪樵牧以爲

鬼燐莫敢逼近因而荆棘翳蔚薜蘿縈結一日茲山剌然有聲山鳴谷應地開兩竅沸泉噴湧香美沁心是年大旱復從石之下得方石石上有文始知荀公之仙井也因而結數椽於山麓榜曰荀公舊廬荀公生大唐建中辛酉歿炎宋太平庚辰七朝三十六元躋壽二百云

正德中邑人金玖撰

萬厯季年吏部郎高登明朝退屠家一牛跪其前高買之畜寺中俄生犢及秋夢牛奔入懷驚覺則子日晉生遣人視牛死矣生之日女也三日後變爲男高初艱嗣卒賴此以延其

神

乾隆府志

國朝順治丁亥間寇亂小定守兵橫恣有廝卒放牧泮宮夏日驟

體卧殿堦石上無所忌突狂叫曰頤而黑者蹴殺我同伴驚訝亟呼其子至已喘絕矣豈非聖怒無禮立殛之哉

同上

壬辰癸巳郡城西南之交陷數十丈掘築其下得瓦甕七俱西北向上橫一劍朽如泥殆前人厭勝法

同上

康熙中梁孝廉儀武官粵西貴縣得桂林元祐黨籍碑蔡京原書石本見溫國潞國下載曾任侍從次蘇東坡第三十七人徐勣南陵人也擢以徧遺同鄉人蓋京所書因劉達以星變請毀自端禮門至天下州縣無復存者惟桂林以摩崖特免故重定三百九十人之姓名具在云

同上

康熙丁丑年漁人漁於南陵城北河忽見水面深綠色乍滅

乍起以手探之得物盈把視之開元錢也因再撈漉見錢甚多以魚籃携歸再往或尾其後漫曰螺蛸視皆錢遂爭取之錢盡網見衆爭不舍遂碎方太史位齋買其硯確爲硯係以銘文極古質後壬寅河干錢復見民爭取之立盡

採江南通志及乾隆

志合纂

康熙五十五年二月縣丞胡隆署中有枯棠復生花五枝大如牡丹紅艷可掬

乾隆府志

太平縣印石廻瀾在絃二美溪水口濶約二丈許長三丈方正儼若一印橫豆水面上可容數十人四圍水深百尺當風清月圓之夜遊者盤踞石上波紋微縐金光百道把酒歌吹

潛鱗出聽

同上

麻衣僧初至翠微峰下其山皆洪氏世業僧求一建刹地洪氏許惟師所擇乃登峰頂從空中飛錫錫止泉湧澄澈可鑑遂建寺其地

太平縣志

擲鉢峰有神僧居其下常以鉢擲空中不墜須臾更拋錫化為龍騰盤翻折投入鉢中

同上

黃山常有聖燈夜半見於陡壁間晶耀如日山僧見之遙爲

禮拜

同上

太平縣有富民宦裔也性行刻薄一子患異嗜百治不效有羽士過門教以用僭券欠券焚灰塗之如其言試之果愈又

隨生塗之不已券盡子亦死

同上

涇邑麻姑石在寧南都有董小姑者終身不嫁以養父母父母亡夜夢神女約會於此旦往視之果有女坐石上以杖引

小姑上石并不見人指爲麻姑引去因名麻姑石

涇縣志

玉山慧照寺在宣城東郭外八里宋治平中爲會勝院有沃洲亭梅尙書詢嘗讀書院中聖俞詩當年吾叔讀書處夜夜濕螢來復去李舍章亦嘗隱此每風月良夕吹鐵笛吟嘯自如元張浚明詩春風跨馬銀鞍穩夜月騎牛鐵篋閒自注梅尙書遊此乘銀鞍馬皆玉山佳話也山起平野臨東谿如拳而曲寺嵌山阿竹樹叢蔽宇有迴峰陰寺閣深竹靜巖扉之

句邪孟貞以爲山之寶錄少時每春秋佳日必往遊嘗看新
筍作短歌有僧杜心可語能燒筍相待今作吏數十年矣未

嘗不夢遊山中也

施愚山
詩話

太平縣陳淑聖妻鄭氏能詩有才辨其初葢錢工女隣有老
學究投館女喜聞讀書聲遂往受學及將笄通曉書籍嘗與
其夫論詩文夫不能答詎曰鄭聲淫鄭應聲曰陳絕糧陳謂
奈何截一字鄭曰卿試於四書中別覓出成語我當輸卿先
君子在廣陵見其寄夫詩北雁南來愁欲住東流西去繫人
思一秋橘綠橙黃日幾度天涯夢裏時又君在東兮妾在西
妾念君兮君不知著草問殘三月信燈花剔盡五更時作行

草書有林下風味先君子送陳歸里云綺窓應有句把酒與君論蓋謂是也其手評杜詩一冊予兒時嘗見之後爲友人

攫去

同上

旌邑方蘭生年三十連舉五子妻舒氏復妊竊計生女必不舉兄帝卜以予溺女歌示之意猶未定娠十有三月不產夫婦駭愕帝卜又力誠曰孕逾月不下以前有溺女意故也速改前念當自免身蘭生懼始與婦誓曰卽女必舉矣言甫畢而產一女方氏館師陳子君沃手書

施愚山雜記

水東吳正字持齋人呼吳齋公得余溺女歌粘壁上其友謝士型妻當產夢一婦人云詰朝就吳齋公取一信來可免禍

謝詣吳正值文學吳天示與正字講解溺女歌謝惜案一紙

歸夜卽生女育之吳天示手書

同上

涇州葉漢章之妻鄭氏字瑜生庠士魯玉之女性潔慧能詩
早卒其病中贈夫云一行詩就幾回愁持贈蕭郎仔細收他
日鴛鴦雙舞處羅幃可憶舊時儔又寄父云思親何以慰愁
眉賴得殷勤是古詩那更讀來淇水句含情又向碧窓啼

同上

雍正十三年東城趙新家畜母兔忽叫吼躑躅產數子中一
龍首獸身淡紅色有紋蠕蠕動以不善畜踰時斃識者以爲

合窳見則大水後果驗

涇縣志

白華蘭石坑居民口入山樵牧一口忽覺陰雲晝晦寒氣逼

人懼而歸閔日往臭穢不可近衆跡之谷窮處有物長數丈如喬松卧地無首尾血肉淋漓已半朽或曰此龍也因失職

上帝殛之

上同

乾隆十二年張香都西峰山有異鳥集於巖首類人面羽備

五彩高出巖頂三四尺衆駭觀頃卽飛翔蔽日而去

上同

寧國縣庠生章景家掘園地得古塚僅一倣繚燒之色愈白

其帛之縷析之輒開若績麻然置油膩泥滓中有所染焚之

卽白乃信古有火浣布卽此繚之類爲之也

應菴隨錄

胡夢龍令竄強父尙洪戒以三事曰額外不可征也暮夜不可受也非法不可刑也後子孫俱以廉潔世其家

瞿永寶鐵守已以正有奴背主而來投者獻田若干畝却之
曰爾今日因主弱而投我安知他日不因我弱而他投乎
程良振以孝行聞寧國令來者輒欲旌之則曰孝庸行也以
此市名何忍焉

湯無我開運以不逮事父母爲憾年長於其底出叔幾二十
幼課以經長授以業寢食同之曰吾不及見我父見諸父如
父焉康熙初以歲薦仕中書晚歸益粹於理學每日學以本
諸躬行者爲至

周汾頌夢鼎生平孤介適與邑令善歲除有以鑑數十求居
間納仇人於獄者夢鼎叱去曰斯時獄苟有人我且捐金代

賄使歸以寧其家况從而納之也其大慚退

劉君徵蘭生父爲臺諫或誘之曰君以公子稍事請屬何損生平而甘自苦爲蘭生曰倘我父而老於諸生也我亦將事請屬耶

汪繫珩象珩年初時家夜被火有批其頰而奪手中物者固熟識也象珩置不言晚年子弟問及珩曰事已過矣知其人則不復忘不如不知之爲愈也

宣城施少泰聞章於康熙己未歲以博學鴻詞候試在京邸其家所居寄雲樓下有老梅忽於四月開花四枝甚鮮艷兩枝向本宅俄而邸報至少泰爲侍講而高檢討詠則南鄰孫

茅二編修則城內一時四詞林果符四花之兆

張旭原金度康熙間以孝廉任邠州知州有惠政揭聯於室曰富貴功名須要自然而至者仁義道德不待勉強而行之

以上九條俱江南通志

乾隆五十年十八都鳳山田夫修塘掘土得銀盃一大如斗額有巨珠光彩炫目欲摘之忽不見銘其盃重十數斤相傳

宋劉錡曾修隱於此

旌德採訪冊

潭溪郎家坦相傳宋元時有侯王廟祀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三人廟久圯乾隆間村民治田忽腹痛倒地嚙舌神見父老曰若田侯王廟址也民祝曰神果祐予贍足當舍田復廟祝

已痛止後亦稍豐裕臨歿因以命子未卽行僕婦忽患疝病
語其事甚悉民子因糾貲立廟云

同上

補載

貞元十七年南陵縣丞李幾死殯三十日而甦

紹興初南陵主簿臧督修大農陂開溝掘得一棺有石刻云
易卜吉著卜凶五百年大水通若過臧主簿移我上高峯乃
移塋分界山

永安四年涇人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而出

太平縣龍門鄉黃金塢有浮田計黑壤三百餘畝若萍鋪水
上隨水升降踐之俱動剖之厚不過數寸其下清冷莫測旁

有實土不浮百數十畝周遶之自稱麥歲稔外自生草實童稚攜箕歛之日可得斗米以作食香美異常

照乾隆志

王期齡姬人名文貞字韞林閩之莆田林氏女也能詩能畫蘭竹有林下風致又能奕能琴其聲歌誦博無不精妙嘗主天逸閣見王卽許以終身王因致千金聘之每題咏相爲倡和王後貧落奔走四方姬追隨左右淡泊自甘片紙隻字四方人士爭欲得之有悼顧夫人絕句龔宗伯爲之屬和著有韞林集一卷龔宗伯陳寄並有序陳世昌爲之立傳

據韞林集序傳

並殘齋詩話合纂

按郡南門外有情塚爲龔宗伯題字大如盤卽姬墓也

寧國府志卷三十六

雜志

舊志源流

宋嘉定志

或云吳潛著宋史本傳無明文今據凌廸知萬姓統譜載李兼號雪巖著有詩文集及郡志又地輿紀勝云宣城志李兼編郡守趙希遠序希遠于嘉定九年守郡此志卽兼所著無疑

明洪武志 纂修姓氏莫考永樂大典所藏舊志多採輯之

成化癸巳志

寧國府知府新鄭劉榮著

詳職官表

嘉靖癸巳志十卷

寧國府同知李默修知府黎晨刻宣城貢安國吳負編

南畿督學御史餘姚聞人詮序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所不用其志焉是故守正以章志也用中以順志也居則以一志也紀籍以言志也正以章志則治本立中以順志則治業廣則以一志則治法修籍以言志則治功叙是故其志章者靜以安其志順者慮以達其志一者辨以定其志言者典以傳故君子之學於道也求之於心而志立達之於事而志行守之於爲而志貞紀之於言而志明是故存之爲德行發之爲

事業垂之爲章程傳之爲典籍其志一也聞人子督學畿服
懼官政之易以玩志也舉全輔往志而括諸載籍懷永罔也
選於衆而得李子默委之志寧國未期月而報成聞人子曰
懿哉文而則簡而核可傳也郡守黎子晨乃屬宣諭陳思誠
府學司訓何僻督較鉸梓因請以序聞人子曰夫志志也志
諸古所以訓諸今也制地之則始於黃虞時衍代庚其土惟
一故君子之辨土也考於圖世以俗革道以時隆永奠厥居
惟上之從故君子之審置也信於制匪地弗官匪官無民民
以事之官以治之故君子之論治也統於秩秩以崇政政以
位行卑高以陳貴賤斯位故君子之定舍也次以居奠山川

敷水土有官之政莫先焉修六府則三壤惟正之供莫急焉
防圉以昭武而戎備修人文以彰化而天地紀故君子有不
戰戰必勝矣有不祭祭必享矣人物禽獸之妖不弭而息和
風甘雨之祥物從而變茲君子之所謂立政以章志也章則
順順則一一則言而世爲天下法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志
也故君子之貞志也考於圖則知興廢之道焉信於制則知
古今之宜焉審於秩則知上下之分焉安於次則知守作之
時焉表於鎮則知敷土之職焉明於貢則知底慎之節焉兵
防厲而神武不殺也人文振而比屋可封也禋祀修而百神
享災祥祭而萬福同也君子志此十者而天地官矣於官政

乎何有

按今志多援引嘉靖志核之李志不合蓋抄本無首尾而闕者又未
李李志刻本故悞注查抄本係梅守德私書非官志也附識于此

萬厯癸酉志二十卷

寧國府知府南海陳俊修宣城雲南叅政梅守德知東平州

貢安國同纂殿撰沈懋學

時方舉孝廉

守德子諸生鼎祚叅訂

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序曰高皇帝首徵發佐軍興寧國
若在關中河內及建畿甸若在左焉翊而輔南都詔復民田
先後凡六下帝澤周渥不啻登三輔而上之非直以其民勞
抑其地重矣郡故有成化癸巳志蓋什一僅存其後六十年
爲嘉靖癸巳建安李太宰出佐郡從而修之視舊多所芟夷
其文省矣第涉太簡而信古者將無稽其後四十年天子建

元癸酉南海陳使君出守是郡惟興廢爲華華齋宿抵梅太
中以郡志請太中家世受史故以文獻首郡中俊懼曠日久
而籍滋亡是在掌故太中敬諾則式閭而下貢東平昔太宰
有事纂修東平方以諸生受事乃今與太中共此者其惟東
平由是東鄉而進諸孝廉揖沈仲子君典南鄉而進諸博士
弟子揖梅叔子禹金相語曰兩生才且并以承家顯今茲之
事僕誠不足以致兩生太中在焉兩生毋讓矣而兩生者以
涇生張大來進丙子首事旬月而告成使君介紹太中幸然
而教不佞先之以君典申之以禹金禹金之言曰兩生幸得
交二仲驩重以君侯若家大夫命今茲之事具在職方以故

越境而就正先生先生序矣夫郡之志亦猶乎國之史也古者列國有史世史職之於是乎業不分法不撓矣乃今守相之視郡猶蓬廬也始入境風土謠俗不及知卽知之不及察久之察矣凡諸廢置因革不及行將載筆而籍之日不暇給藉令儉咨諏而䟽考核其足術也者幾希何所病之病無徵也乃今縉紳學士視鄉先生都鄙所藏視閭史閭府其言不越乎邱里寧詎非家至而日見之顧琬珉相持瑕瑜相掩瑜而琬則冒然無當瑕而珉則灑然目攝之彼將幸得免於鄉人玉石糅矣卒之聲不中窾其足術也者幾希何所病之病不尊也晉楚大矣春秋以魯特闢仲尼志在春秋其文則史

卽匹夫用天子事將安罪之古今作者無慮百家而太史公最著蓋世守其業斐然成一家言班氏代興則其次也昔太中視學東魯憑軾而入鄉射鄒嶧之墟集諸春秋如親奉教叔子嫻於文學大非葩門之徒與且也東平篤於躬行君典哀然首舉得人具矣於時方議久任使君居五載而政成雖決策壹稟於使君終不以長人而自用幸而太中爲政二三君子左右之上有尊而下有徵不求信於民而民信之矣往不佞守襄陽將有志而未逮頃年有司志吾郡不佞越在行間今而後諒知遇合之難矣志爲卷二十圖亦如之爲郡紀一爲表三爲志九爲列傳十有五襍紀一附焉視太宰志凡

四倍之備矣而太中猶嗾嗾也務自求多成化志繁嘉靖志畧是役也事增而文未省則余之咎也夫夫天有訓信地有勢關亦各以其時行耳宛故饒形勝元師太白逕賓之自宋以迄於今林林乎皆宛產矣我國家列在首善承平餘二百年天運地震於斯爲盛顧今章相之士骨鯁之臣贊持衡侍交戟者祗相接也異日者挾風雲起巖穴紛紛嚮用何可勝原時訓而信時勢而關天地且不能違之矣其斯爲羣生之府乎時至而百志成志之所由盛也典謨約矣春秋不以其故貶春秋嚴矣遷固不以其故貶史要皆篤於時也太中何嗾嗾乎志曰鳬短鶴長不佞有味乎其言矣

國朝順治丙申志十卷

監軍兵備副使孫登第寧國府知府秦宗堯同知白寶珩李士珙通判侯維泰推官楊光溥宣城縣知縣王同春仝纂宣城學訓導施端教宣城劉維仁施閏章等仝修

宣城縣知縣山右王同春序曰合邑爲郡析郡爲邑惟附郭之邑與郡有合無析蓋其城社無二也其人民無二也所不一者官師之位署帑廩之積貯刑獄之羈禁耳故五邑之于郡如四肢之于軀體雖運動必相連屬而骨節終是各具首邑之于郡則如腹心之于元首食息上下貫通官竅異名同出視四肢尤爲閎切故向來郡志之外五邑俱各自有志而

宣以首邑反獨無之非缺典也正以郡邑同城實相表裏披
圖而郡邑一且可盡按籍而令甲次第最先至于他所記載
雖六邑脩具而宣邑爲多卽郡志可以稽邑事故不復另志
以自岐耳寧郡總志自前代萬歷五年丁丑至

國朝順治十年癸巳歷年近百絕筆未續其間天人之變動典制
之更張漫無可考爲治者將何所據以議因革何所準以定
損益乎故 道憲孫公發號重修爲郡非爲宣也卽 不肖 奉

行首事亦爲郡非爲宣也顧人情樂成易慮始難凡民勿問
卽有位亦未免同之故 不肖 開館延英以宣人綜宣事不數

月蚤已脫稿而五邑之稿頻呼不應以至延今四載不能完

局 道憲孫公既不及觀成而去今 不肖 待罪日久旦晚亦

行前編猶闕然未脩若遂塵閣恐致浮沉將後賢繼起又費
蒐討故卽以成稿授梓署其名曰寧國府宣城縣志雖于郡
紀未見大全而于邑故則已無剩義觀者以爲郡邑令志亦
可以爲本邑專志亦可蓋首邑與郡原自一體是欲析之而
不可得非強綴爲一也若夫引而伸之卒未竟之業以成一
郡大觀是在後之君子 不肖 今茲媿未能矣

徽寧兵備道三韓孫登第序曰三代以後天子不巡狩太史
不陳詩列國山川風土人文政治之蹟無由達於京師郡邑
乃自爲志以紀之志卽列國之史也自班氏入龍門入書爲

十志後代郡邑之志不仍於班而義例貴由於史故曰志非
三代時書也而三代後之文獻微焉我國家武功克定人
紀肇修由神京達郡邑咸令緝其舊章飭爲新典以代陳
詩之采壬辰夏余監司宣歙三郡三郡之山川風土可得
而治則亦可得而志也寧志宏治嘉靖以前荒畧不可周斷
自萬歷丁丑然今八十年矣余不禁掩卷慨然曰此八十年
間豈無志協於地才協於志之良史而何寥寥也夫地無名
山大川人文黜削政績缺如卽孟堅採觚子長挾策無所用
之宛固江南之上遊冠帶之國也玉帛粲韃從事中原者森
森林立迄今念丁丑之役梅禹金沈君典兩君子承其家學

縱橫詞苑狎主齊盟加以扶輿孕靈方岳誕瑞後之讀其書者事核而文雅卽後之官其土者討論掌故取徵文獻粲若列眉而今何寥寥也此時爲之也天地之運翕久而闢人事之會鼎乃得新天時人事相乘除而文章出其中矣今

天子一海內新百度貞元之際非一郡一國之所關也卽一郡一國之事視此次然則此八十年山川苞積之盛人文勃鬱之氣曠日持久候此良才豈攷訂網羅遜嫩曩烈爰勅諸司集師儒紳薦博覽而廣詢之簡克勝厥任者從事焉而且爲之加詳曰陵谷雖有通遷之運綱常不在損益之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若夫時易勢殊經綸迥別運會所至作者亦

典爲遷流惟彰往察來觀民體物此其中有機神焉主者天
時兆者人事挽回者聖哲作者體不必合於古也稽史爲志
志不必盡從乎今祇以志爲史定哀何必有微詞而滄桑亦
無掛漏矣事竣余當序首簡乃劉覽於圖記表傳之間條列
雖仍其舊編其文詞釋其風旨瞻而約備而核肆而正微矣
信矣無慮民之弗從矣爲之正告諸司曰時之義大矣哉三
邵之志孔子所云從周也志守成易志開創難志鋪張揚厲
易志橐弓求德難是役也使義無關於勸懲論無裨於德教
後之觀者何由蹶然以興畏然以省也乎諸紳士擅三長以
成信史一日而奄有遷固奚翅媲美梅沈諸君子也是爲序

國朝康熙癸丑志

寧國府知府奉天莊泰宏修同知唐虞堯通判常君恩宣城
縣知縣李文敏南陵縣知縣屈升瀛涇縣知縣何開藻寧國
縣知縣蕭澍旌德縣知縣李士竑閭洞太平縣知縣陳汝昌
同修寧國府教授袁澄宣城縣教諭徐化民校閱宣城人叅
議施閏章奉訂清遠縣知縣劉堯枝舉人梅清涇縣人進士
趙時可府學生張延世梅文鼎宣城縣學生劉澍屠穀劉汝
鳳徐肇伊劉堯熙同纂

按察使三韓佟國正序曰國有史郡有志不勝書者則於志
是徵志也者史之輔也山川土田其不變者也制度之因革

該博據拾浮藻云爾哉夫考鏡得失奉宣德意以乂安一方
守土者之責也不揆固陋聊識其歲月附之簡端

乾隆癸酉志三十四卷

寧國府知府長洲宋敷修同知祝宣通判長瞻宣城縣知縣
貴中孚南陵縣知縣張開士涇縣知縣王廷棟寧國縣知縣
蕭子謙羅雨化旌德縣知縣孔毓昌太平縣知縣郭如阜同
修宣城人湖北按察使劉方萬翰林院侍讀學士武進錢人
麟叅訂宣城人定南縣知縣耿楷勲舉人楊廷柱王萬年姜
承梅霍山縣訓導梅名長貢生沈聚奎縣學生梅馥涇縣人
貢生馬騰蛟寧國人貢生程丙然旌德人夏津縣知縣方學

成分訂寧國府學生耿林勲宣城縣學生劉欣王嘉同校
知府宋敦序曰古之列國皆有史而春秋爲經世之書昌黎
解曰春秋謹嚴然則謹嚴者其千古之史法乎今之列郡古
之列國也列郡之有志猶列國之有史也志安可闕而或失
則野或失則誣二者交譏江文通謂作史之難莫難於志知
言哉伏讀

世宗憲皇帝上諭有云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裏其登載一代名宦
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爲緊要必詳細確查至公至當使傳
績遺行愈久彌光乃稱不朽盛事大哉

王言卽昭代之春秋也欽惟

皇上顯謨承烈道濟習周於江南財賦重地人文淵藪尤殷殷注意焉此者

翠華南幸駐蹕金陵省方問俗觀民設教教呂苑守辦公省會

召對

行在諮詢再三淳淳以吏治民生爲訓示德至渥也慮至詳也而邵志未有全書其何呂備

顧問而昭法守乎按寧郡志書之可稽者助於前明成化續於嘉靖訖於萬厯其成化嘉靖志殘闕無可攷惟萬厯志僅有存者亦越我

朝惟康熙癸丑志主其事者前守莊泰宏君華而邑侍讀愚山聞

章實秉筆焉莊固賢守愚山又世所推博物君子也簡編具在蔚然成一家言距今八十餘載矣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議賑議蠲恩施叠沛或損或益與時咸宜多士既攀鱗而附翼黎民亦於變以時雍比肩接踵美不勝書而外史之職闕焉不舉將恐歷年滋久文獻無徵此守土者之責也教不揣固陋於敷政之餘首先倡導勸俸經始閭閻僚

屬紳士等爭先輸助樂觀厥成因上其事於臺司皆報曰可於是近徵鄉獻遠延名宿彙郡邑孝秀之尤雋者分董其事諏吉於壬申之仲冬別館分曹按部就班廼辨土宇廼登民數廼任土貢廼測星占廼相照原廼度版築凡疆里之分

合生齒之滋息壤賦之盈縮分野之次舍山水之脈絡城垣之基址視前志有加核焉廼檄各邑長網羅散失摛拾遺文百年以來師帥若而人登進若而人以政事顯以忠烈著者若而人以儒行爲坊表以孝弟稱鄉族者若而人以文學光典冊以武功樹疆場者若而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閭門之內豈乏英奇下至片長末藝羽客縑流兼收博採確訪周諮具以狀白於府而公覈之其爲志寧質無華寧慎無濫寧闕疑以徵信無溢美而飾回以麟經爲經以三傳爲緯釐其月爲三十四卷越癸酉十月而告成燦然備矣昔愚山之訂郡志也其述愧詩云事異史裁無獨斷書成官限迫須臾富人

却米同楊子直筆捐軀愧董狐當時作者猶不能無遺憾焉
今之爲是書也效伎於羣材折衷於作手無築室道旁之譏
資之以餽廩寬之以歲月無期會匆遽之迫悲輿論以爲斷
合邱里以爲公請寄不行苞苴盡絕類楊子之固窮值前史
修明之會際敦龐不諱之朝有幽必闢無微不彰繼董狐之
遺筆比類屬詞春秋教也雖文未能逮古人其於謹嚴之義
庶有當矣乎是書也成官斯土者類情通德而思政化之何
以醇生斯土者考古鏡今而思民行之何以淑行見髦士彙
征比戶可封上佐

聖天子協和昭明大一統之盛治正非獨蒐羅掌故備持摭已也於

乎其敬之哉凡我有位暨此邦之大夫士庶其各敬之哉